



中国艳史

民国艳史

〔民国〕天忤生摇著

目摇摇录

第一编摇摇总摇摇论·····	员
第二编摇摇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源
第三编摇摇洪宪太子与公主及皇孙孙女等之历史皇媳与驸 马附·····	愿
第四编摇摇改元前之宫闈艳史·····	苑
第五编摇摇改元后之宫闈艳史·····	愿
第六编摇摇帝制取消后之宫闈艳史·····	员
第七编摇摇袁帝升遐后之宫闈艳史(附染疾及弥留时)···	员
第八编摇摇结摇摇论·····	缘



第一编摇总论

天忤生曰：余曩者著《袁世凯轶事》与《袁世凯轶事续录》及《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诸书，其稿件悉归某某书局付诸枣梨，发行以来，无不人手一篇，先睹为快。其销行之广，为近顷肆中出版诸书所未有。非余之文字有此伟大魔力，足以博阅者欢迎也，良以袁氏为人，为二十世纪支那之第一怪杰。其生平行事及一举一动，无不与世界上有莫大之关系。矧益以身为民国元首，而后忽萌帝制自为之野心，故世人对于袁氏一生事实，罔不欲尽悉其底蕴，尤喜津津道之，以供谈助之好资料尔。时余之书乘时而出，且篇中关于袁氏之遗闻轶事及一切有趣味诸端载之綦详，以故能得大多数之许可。职是故也。然世之论事者，回溯袁氏纵横天下四十余年，其始由末秩（袁之官阶始于直隶候补同知），而洊升军机，其继由元首而妄思称帝，总彼一生之历史，实无在不用其诡譎诈虞，而权术与手段适足以济其恶，洵可称近今世界上唯一无二之魔王，而允无愧色。故其萌帝制思也，辄悍然为之而弗疑。人第知彼称帝一事惑于六君子十三太保之请愿也，迫于各将军巡按使暨一般妄思攀龙附凤之卑鄙齷齪无耻侪辈之劝进也，其实若辈仍居于被动地步，而犹非真正之主动人也。真正主动者为谁？曰：即袁氏之妻妾子女是也。顾或者疑吾之是言毫无佐证，以袁氏雄才大略实有驾驶世界牢笼宇宙之能力，彼果欲帝制自为，直竟为之，亦奚不可？故必待妇人女子之怂恿而始觊觎九五之位哉？嗟乎！岂知世界上惟妇人女子之魔力既伟且大，吾见古来有拔山盖世



之英雄，平时暗鸣咤叱，风云变色，川岳崩颓，而迹其生平隐事，往往拜倒石榴裙下，潜伏爪牙，而受妇人女子之鞭策而指挥之，比比皆是。矧袁氏之妻妾子女，嫔以玉食万方之言，歆以子孙万世之业，乌有不就其范围者？平心而论，袁氏素有不轨之谋，其妻妾子女又日以是语及是事噪聒之，不啻为之导火线耳。此就势理上言之也。若夫事实上，则固有确当不移之佐证在焉。姑苏某女士者，不栉进士也，与袁氏夙有葭莩谊。幼时即失怙恃，且无叔伯兄弟行，乃依牛太夫人以居。（牛太夫人乃袁之母）牛太夫人善视之，亲爱逾于所出。袁氏固巨族，宅中设有女塾，牛乃使女士就读。女赋性聪颖，凡所学辄有进步，数年即成女通儒矣。既长，牛太夫人欲为之择配。女士自视过高，自以为世界男子无可偶己者，因以此意白之，牛太夫人亦不之强也。时袁族中女公子纂多，牛太夫人乃使女士教之读，由是岁以为常。迨袁氏为民国元首时，女发苍苍而视茫茫矣，犹执教鞭勿辍也。及袁歿，女士始告辞归里，以故，袁氏历史，彼知之最详；而袁之家庭间事迹，彼尤夙稔。女士返苏后，独居无俚，恒与其戚党某君话袁氏称帝始末，津津不倦。而其妻妾子女辈，于袁氏称帝的种种之骄奢淫佚状态，尤能手摩而口仿之，斯为详人所略，大似白头宫人谈天宝遗事也。女士之戚党某与余有班荆谊，去岁来沪，遇余于逆旅。十年旧雨，异地相逢，其乐无艺。

因互询近况，已更纵谈时势以为乐。某乃举女士所述以告余。余好奇之心顿生，乃要某君毕其词。某君欣然允诺。于是穷数日时间，以竟所言。幸余之记忆力尚强，遂泚笔志之，成一巨制。此《洪宪宫闱秘史》一书所由作也。全书

中国艳史

民国艳史



分八编，都十余万言。虽不敢自诩为信史，要亦茶余酒后之一良好消遣品也。



第二编 摇洪宪后及诸妃之历史

小白菜遇合之轺闻

项城幼时，曾随其父袁保庆寄迹金陵。其种种遗闻轺事，已详载余胶著《袁世凯轺事》中，兹不复再赘。未几，保庆卒于江南盐巡道任所，项城乃偕其从兄世廉、世敦，扶柩回籍守制。（按：保庆无子，以世凯为嗣）迨服阕后，遂取于氏为室。于亦里中望族，素与项城之生父保中相友善，因以其女妻之也。于夫人虽为大家女，姿首平常，赋性尤蠢蠢。结褵后，殊不能博项城之欢心，以故闺房间恒有勃谿之事发生。盖袁之眼光夙睥睨一切，兹得即陋而笨之妇，宜其弗当己意。职是故耳，项城既与于氏伉俪不谐，于是屡背其妇潜在外间有惹草沾花之举动，久之，乃与小白菜结啮臂盟。小白菜者，邑中业豆腐黄甲之女也。虽小家碧玉，美丰姿，而肤色尤皙白妍丽，里人有“玉人”之称，故锡以“小白菜”徽号。更有好事者，编为谚语曰：“白豆腐烧小白菜，人人见了心中爱”。可想见彼女之颜色绝伦矣。项城居处，与小白菜家衡宇相望，一日偶与二三友朋拟至郊外作踏青游，甫出门，即见彼女危坐门槛内，掬水浣衣，虽蓬首粗服，卒弗能掩其盖代容光。袁一见，宛然遇五百年前风流薛冤，因伫立凝睇，不忍遽去。嗣恐友人戏侮，不得已乃偕之惘惘行。盖袁亦夙耳女之艳名，特未留意，故不克睹其庐山真面目。今兹无心相值，故不觉惊魂欲堕也。时友人某甲



(或云即徐东海) 姁袁氏注视彼女出神，亟以言嫫之曰：“娟娟此豸，较君家床头人何如？君果爱彼，盍设法致之？原是女至今犹待字闺中也。”袁笑而颌之。归斋冥想，夜不成寐，乃思得一策。明日，遣仆人召黄某至，伪言每日清晨须食豆浆一盞，或使人送之来，或自往食之。黄某知袁为故家子，今承下顾，敢不奉命唯谨。遂诺之。袁更畀以数千钱，黄喜而归。由是，袁每晨必诣黄处，以食浆为名，藉新丽人薜泽，且时以金钱馈女母，欲介以与女接洽。母若逆知其意旨者，亦不之禁。积久，遂得与女通。既，又虑此一塊禁脔，终必为他人染指。因向女母商拟购之充下陈。母知袁醉心己女，视为奇货，故昂其值，索千金。袁婉言恳减其价，且曰：“设余异日有尺寸之进者，汝家老夫妇半生吃着，为我是赖。苟渝是言，非夫也。”女母为所惑。始允让半值。议已成矣，袁亟多方罗掘，仅得三百金，不足，则窃其夫人于氏之衣饰典鬻之，以符其数，盖袁于幼时，不事正业，素为家人所不齿，所有财政权从不假诸其手。以故，经济界上非常困难。矧纳小白菜为妾一事，又非正当之行为，筹划巨款，未便向其父母发吻，即言之，亦绝对不生效力。故不得已出此胥篋之下策也。事为于夫人侦知，怒不可遏。亟陈之翁姑前，要其为梗。保中夫妇向不以袁为黠，今闻擅自纳宠，召之至，面数其罪，勒令其速与小白菜翻悔前议，否则立即斥逐，将不承认其为袁氏子孙。袁格于众议，且实逼处此，乃与小白菜商，谩姑缓其事，俟诸他日，行必克践旧约。小白菜勉从袁情。袁以于夫人破坏己事，衔之刺骨，屡藉他故，向于氏寻衅，以致夫妇反目。袁矢于于曰：“汝今敢于轻视吾者，以吾不能扬眉吐气之故耳。今若此，吾将



他去，以博取一切富若贵。矧袁氏不乏门生故旧，其据要津握重权者，亦实繁有徒。吾苟稍稍自贬节，介依若辈，彩凤翼下，当弗难获一枝寄托。异日归来，将以五花官诰饷汝，不尔者，誓不与汝再见。于是请于堂上，欲往江南报效某巨公。堂上可其请，为之治行装，匆匆就道。于夫人尚有惜别态，袁不顾而去。启行之前一日，袁潜诣小白菜居，告以明日首途。小白菜骤聆是语，牵衣呜咽曰：“君将从此弃置妾而弗顾，都妾此身将谁属者？袁亟出恳挚之语，慰之曰：卿胡戚戚为？余之此行，盖为异日出人头地之计耳。苟有赁藉，行有佳消息报汝。汝试记取，迨吾置身青云之日，即谋金屋娶汝之时。与卿把晤，会当不远。此际何惜暂别也？小白菜仍恐其诳己，因不之信。袁指天誓日，以明心迹无他。小白菜始稍熨眉皱。是夕，留与共宿。破晓，袁别小白菜而伯劳去矣。由此滞迹南方，荏苒数载，而所如辄阻，郁郁不得志。偶一返里省亲，弗与于夫人晤，悉寄宿小白菜所。盖坚守弗发迹不与于氏相见之前语也。无何，袁因某钜宦之介绍，欲投吴长庆麾下，苦无资斧，于小白菜前微露其旨。小白菜乃摒挡所有，悉以畀袁，弗足，又称贷以益之，藉壮行色。袁得金，抚小白菜之背长叹曰：“卿吾之女鲍叔也！苟有发迹日，誓不相忘！”遂克期成行。既报吴将军，吴因故人之文孙，（吴将军曾隶袁之叔祖甲三部下）优礼有加，更予以重任。袁固机警百出者，凡所指施，悉称吴旨，遂邀激赏。无何，吴将军奉旨驻扎朝鲜，袁亦随节往。不数年，袁竟代吴职。而此青年之仕官，乃得雄飞于三韩岛周矣。袁辄夷然自喜曰：“今而后，吾有以对我小白菜矣！”派其干仆三五辈，赍金帛诣项城，接取小白菜至高丽，偕己共居，而



于夫人不与焉。于忿甚，曾贻书谓其宠妾灭妻，责让备至，袁亦不之报也。及袁为直隶按察使时，于夫人始至任所云。

高丽姨太太与小白菜争长之趣闻

当小白菜未至朝鲜时，项城则又有一段风流艳史在焉。先是，袁偕吴将军驻兵高丽，以参赞资格而兼外交上之职务。盖袁彼时年龄虽稚，具有敏捷活泼的手腕。凡所设施，吴必与袁商榷而筹划之，其建议确有远到之眼光与夫深远之识见，故吴将军倚之如左右手。会大院君与闵妃为争政权事酿成惨杀之怪剧发生，袁曾为闵妃划谋决策，卒得最后之胜利。以故，闵妃极契慕袁之为人，乃挟韩王李泳，召袁入宫，商量善后良策，所封辄中肯綮。韩王大喜过望，聘袁为练兵大使，徵集三韩程度较优子弟，朝夕训练。不数月，果有成效。李泳命其军曰义勇团，使袁统率之，为保卫己之劲旅。不宁惟是，凡国中一切大小事宜，悉付袁取决。袁苟不表赞同，韩王决不施行也。一日，袁正与李泳讨论国事时，忽宫监传闵妃命，召袁入后宫提议重要军情。朝袁，见闵妃与己优礼有加，更赐以馐饌，时席间别无他客。列坐者惟袁与闵妃两人，外此则三数辈内监在侧，以供驱使而已。袁似有不安意，酒甫数巡，欲兴辞而出。闵妃急召之，谓有要事面述。因屏退侍从，出其和易之语，谓袁曰：“君少安毋躁。余今以盛饌享君者，非重君之职位。实佩君之才干耳。故不惜降王妃之尊，而与外臣杯酒谈心。君苟拒绝，殊辜负余心矣！”言次，凝睇视袁，若含有无量爱慕状。袁聆其语，遂心领而神会焉。初，闵妃素以艳名播于世，咸称为世界第一美人。袁至朝鲜，曾于绿野山庄（按此地 在汉城外，



为朝鲜国王及其妃离宫) 获瞻其颜色, 诧为得未曾有。今兹与此绝世丽姝促膝倾谈, 未免有情, 谁能遣此。其始犹未敢妄冀非分之想, 及相处既久, 则得意忘形, 举动在所难免。矧袁正届青年, 离乡背井, 为日已多, 锦衾角枕, 不耐孤单, 对此能不为之心动乎? 闵妃与袁既结秘密感情, 无日不藉故召袁入宫, 以图会晤。继恐为李泳及宫监觑破真相, 于是互相磋商, 筹得一策。闵妃乃说于李泳曰: “袁大使在韩, 未挈眷属俱来, 虽服劳给役, 不乏臧护辈, 终有未克体会入微者。莫如以吾母氏养女碧蝉, 媵彼为篷室。小妮子善解人意, 必事彼尽职。李泳固唯闵妃之言是听者, 颇韪其说, 且使妃执褰彦焉。妃喜其计售, 欣然往母家与碧蝉商称: 袁为英姿飒爽之少年, 设舍彼不适, 后此无人可俪矣。碧蝉为闵氏寄养女, 姿首亦佳, 惟稍逊于妃。虽巾幗, 而雅有须眉之气。常谓己不幸为女子身, 又为闵氏假女, 诚世界上第一可怜人, 其最后希望, 将来必得天下英雄, 始可委身而事。否则, 宁以丫角终老。兹闻闵妃为已作伐, 首先询曰: “姊所谓袁某其人者曾娶否乎?” 妃诡词答之曰: “未。” 碧蝉曰: “如姊言, 彼人既负有才识, 且膺清政府重寄, 来驻是邦, 乌有年近三十而仍为鳏鱼之理乎? 窃恐姊受彼给耳。果而, 妹不愿腆颜作党将车帐下羔酒侍儿也。” 妃力辩其无, 更自矢以坚其信。碧蝉始首肯。袁纳碧蝉之夕, 铺张扬厉, 踵事增华, 奩具丰美, 埒于王侯, 盖欲砭碧蝉之疑团, 不得不如此也。自碧蝉下嫁袁氏后, 妃以姊姊名义, 屡至袁寓, 与碧蝉把晤, 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 假是举与袁幽会, 庶可得盖藏无迹, 其计可谓狡矣! 久之, 碧蝉尽悉其中底蕴, 阴憾受闵妃之给, 而以己身为其傀儡, 遂向袁严词诘



质。袁知弗能隐，迳以实告。碧蝉泣曰：“妾为妃所卖矣！顾妾既事君，此身已为君所有，虽抱衾与裯，安敢怨哉？君与吾姊狎，在理，妾未便与闻其事，然为君生命与名誉计，妾不得不略进忠告也。”袁聆是郑重之语，心颇媿。媿曰：“子试言之，果有正当理由，余无不降心相从。”碧蝉曰：“吾姊何人”乃三韩国母也。吾驻节是邦，虽曰上国天使，然论其位次，终居外臣之列，而顾能唯所欲为乎？夫吾韩王，柔儒性成，耳目所及，弗能逾五步以外。微论其不知是暧昧事也，纵使知之，彼亦惟吞声饮恨，甘以此一领绿头巾加诸额颅之上已耳！然妾遍观李氏族党中不乏激烈分子，谓果侦知秘密，安知不出惨厉手段以对待君两人乎？矧三韩自政变之后，吾姊专横，已达极点，尽寒诸李之心，若辈方且昕夕同吾姊之隙，以为起而推翻计。兹值此中篝贻羞，适足据为口实。妾虑君及吾姊之祸，迫在眉睫，君顾不之觉耶？夫吾姊不过一妇人耳，即使身罹不测巨祸，于三韩原无足轻重。所患者，君抱不世之才，且受清廷重任，而亦陷于危险，妾为君计，亦殊不值。脱令诸李畏君威而惮吾姊之势，不敢遽尔发难，而飞短流长，禁人之喷有烦言？他日，设为中政府所知，君之名位，不克永保，无论矣，而名誉上之污点，适足为君前途上之障碍。恐终身无噉饭处矣！”袁味其言，具有至理，曰：“然则，将何以垂其后乎？子盍为我代筹之？”碧蝉沉思良久，弗能置答。袁再四诘之，碧蝉徐徐曰：“兹事颇难措置得当。”袁曰：“何说？”蝉曰：“君欲免祸，莫如竟于吾姊绝。然彼在吾国中，实占有一部分势力。君今驻兵三韩，仰彼鼻息者所在多者。设于之脱离关系，彼必衔君甚。将来于中韩两国交际上，万一彼暗掣君肘，君乌



能措置裕如乎？为今之计，君惟有迎夫人至韩之一策。彼见于夫人与君同处，势将踪迹寝疏。纵遇而来此视妾，又安能彰明较著留连不去强君叙旧好哉？大抵男女爱情，愈亲则愈近，愈远则愈疏，势也，亦理也。君苟跂吾言者，则请如吾约。否则，余不能为力矣！”袁曰：“姑如子言办理，设吾妇至，将置汝于何地耶？兹事吾殊不忍！”碧蝉即作简单之语曰：“余已为君媵妾，愿屈服于大妇范围之内。妾虽女流，颇知大义，断不致嫡庶之间起龃龉，累君调停于两者之间，君正不必鳃鳃过虑也。”袁戏谓之曰：“吾妇性极奇妒，脱见子，竟施以野蛮手段，子能忍之乎？”碧蝉凄然曰：“妾惟逆来而顺受之。君夫人脱再不我容，妾即愿终其身为刘安鸡犬，斯可矣！假而曰猜语泉声，日鸟数至，妾受此奇辱，不怨君夫人待我不情，而自伤式命不犹己耳！”语至此，潸然泪下。袁即迳前执其手曰：“子代吾划策，可谓虑周藻密，吾当惟子言是听。”碧蝉乃收涕致谢。明日，促袁遣仆返里，迎取于夫人来韩。袁思于氏性情，与己素不浃洽，不如迳使小白菜（详见前节）至此，以践前约。且小白菜赋性和霭，将来可免与碧蝉发生冲突。因毅然嘱仆，秘密从事。仆诺而就道。比小白菜至，袁亲诣海轮迎迓，告以已纳碧蝉事，更要其以于氏自居。小白菜闻是语，不觉醋海波兴，怒而喑曰：“我不惯为此也。夫君既爱情专注于彼人，胡必迎我来？今君已有专房宠，我不如归去。若曰使我伪为冢室而欺彼，我实无此福命。”言已，欲行，袁百计慰藉，小白菜始勉如所请，因相与偕归。碧蝉以大妇待之，执礼甚恭。小白菜竟悍然直受，碧蝉亦未之怪也。迨相处既稳，遂廉得其情。初，碧蝉见小白菜举止绝无大家风范，又



以其年龄与袁相悬殊甚，心窃窃然疑之，只以语言不通，卒未由窥其真相。及久，察言观色，决其确非于夫人。乃出重金贻袁之侍从，始得其实。亟与袁大开谈判。袁始犹力辩其非是，碧蝉忽沉毅其面色，曰：“君固妾所仰望而终身者也，渠来，或有不得已之苦衷，君不妨明以告我，妾无不曲为相谅。今若此，胡欺我之甚耶？夫兹事本极微细，君既给我。原无何项关系。设他日有重大事体发生，君亦循其故智，妾何以自解耶？揣君意旨，似不以妾为所妾，果尔，妾又何必腆颜在君侧哉！请从此逝。”于是低首，嚶嚶啜泣。袁见其娇态柔声，不觉爱惜倍至。且知不能再讳，乃举小白菜历史及与己之遇合前事以告。碧蝉曰：“然则妾与彼人共处，君将若何位置之？乞君指示方针。袁曰：“兹事极易解决，汝两人平等焉可也。”碧蝉颀然曰：“否，否，君言殊未合理。”袁不悦，亟僇曰：“汝侪同为吾之姬人，有何阶级之可言？子意然则欲效春秋时滕侯薛侯争长故事乎？”碧蝉曰：“君言是也。妾以为次序与名分，不可不定。”袁曰：“名分即以次序后为例乎？”碧蝉曰：“然”。袁曰：“若言次序，实彼先而子后。彼人发髻垂垂时，即荐乃公枕席，迩来已十年于兹矣。子归我甫及两载耳。若曰正名定分焉，子当居第三人之列。”碧蝉笑曰：“君所言不为无理，然而其中正自有说，请与君研究讨论之。夫彼人与君，感情虽云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香巢金屋，何以蛰居母义？则君夫人尚未正式承认，概可想见。论名义，彼不过为君之姘妇已耳。今兹来韩，乃正式就媵妾之位之始，子谓彼能后来居上耶？妾与韩王李泳，忝属椒房戚谊，以门第论，虽不能适天潢贵胄，然于富家巨族中择一良好子弟，为百年伉俪，当如操左券。



何期闵妃卖我，忍心使零丁弱娣，充君家下陈之选。妾已自伤命薄，无可告语矣。君今仍欲使妍妇加诸妾上乎？妾弗甘也。且君与妾自议婚以迄结缡，皆言未娶，不图使君固自有妇，致妾以敌体之尊，降为君家一姬人。命也如此，夫复何言？设使妾性情倔强也者，则当根据前言，与君及吾姊争执，或提起诉讼，或下堂求去。君亦弗能责妾非正当之行动。然妾已安之若素，君乃使妍妇学作夫人以给我，君何以对妾乎？果使君夫人来此，妾自雇执侍妾之礼。若曰彼人当北面而事我，敢于我争长乎？妾死可也，不甘应命。”袁以其所言理由充足，竟无辞与之辩难，因韪其说，乃向小白菜婉商。小白菜不可。谓：“卧榻之旁，容他人鼾睡，已属逾格让步；脱思喧宾夺主，拚舍此生命，誓不承认。”袁再四恳商，又方始允许通融办理，位次居于并立。其事始寢。而一般仆从咸呼小白菜为中国姨太，呼碧蝉为高丽姨太，衣服饰物，无分轩轻。至信宿之期，两人月得其半。由是闵妃亦弗时相过从。即偶而枉顾，亦旋来旋往。嗣知朝迎取小白菜至韩，系出于碧蝉之主动。欲藉以抵制己者，因恚恨交集，乃交欢小白菜，合力谋推翻碧蝉，为报复之计。厥后高丽姨太失宠，实出于二人浸润之谮云。

美人试马肇奇祸

高丽姨太颜色既绝等伦，而技艺亦冠侪辈。当寄养闵氏时，于练习女红针黹及书籍而外，尤喜技击之术。每届闲暇无事，辄控怒马，挟二三仆从驰驱于汉城郊外。猎野兽归，以供其假母旨甘之养。假母亦喜其憨嬉跳掷，而亦弗之禁也。如是者习以为常。及归袁项城后，仍不改其故态。袁氏



对于碧蝉，幸此绝世美人，难得而乍获也，方且欲设百计以媚之。彼既乐此，投其所好，择所部之良骑，饰以锦鞞予之，藉壮观瞻。每当风和日丽之际，碧蝉则策花骢游行街市，或绝尘奔驰，行人皆辟易。袁氏亦有时兴高彩烈，偕高丽姨太往仁川兴猎，所经过之地，咸有数百健儿为前导。市中男妇老孺，咸驻足围观，无数貔貅中忽张娘子军一帜，群诧为怪事。然以袁之在三韩，势焰炙手可热，（当时有二王之徽号）又知此稳坐桃花马背者，为当今国王之妻娣，畴敢出以蜚议亦惟窃窃焉腹非之而已。会国中届祀箕子之辰，（按朝鲜本箕子封地，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箕子薨逝之期，故国中每届是日，无论何人，必诣箕子庙虔诚致祭。盖一则数典不忘其祖，一则以示崇德报功之意也，故沿至今兹，卒不改其例）是日自国王以下，咸蒞其庙与祀。肩摩毂击，道途为之梗塞，而足趾相接，几无蚁行之隙。袁豪兴大作，率中国姨太及高丽姨太乘马往庙中游览，且携卫士八人为前驱。时士女如潮，未便驰骋，卫士以枪枝击人，叱使退让。游人识为上国天兵，不敢与较，亟避立道旁，宛如肉屏。袁偕其两宠姬，按辔缓行。适有小儿燃放花爆以为乐，火星迸裂，劈拍有声，致高丽姨太之坐下马惊而奔窜，伤人无算，卫士踵追之，马逸，不能亡。所幸高丽姨太夙精控御之术，奋力契缰勒之，马始止。然经此恐赫，亟中道折回，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是也。事后调查，闻被踹而断送生命者四人，受伤而待医治者十余人。时都人士啧有烦言，袁竟置若罔闻，反迁怒于燃放花爆小儿之父母，严令有司逮捕，治以不善约束子弟之咎。然自此，袁亦不复与其爱姬漫游矣。



何妃艳事

袁项城之第三妃为何氏，有谓其曾隶籍勾栏者，有谓其出身系小家碧玉者，二说不知孰是。要之，皆为袁氏挟以私逃者也。然以吾人眼光与心理上揣度，当决定何妃为小家碧玉无疑。何则？当袁氏与何妃遇合时，正届自朝鲜罢归赋闲之日。彼时袁之境况，适堕窘乡，溷迹天津，图谋机遇。荏苒年馀，大有苏季子金尽裘敝之状。乌有馀资而向平康中选声徵色哉？盖袁之生性，最喜挥霍，亿万金钱，到手辄罄。驻节朝鲜，所得亦颇不赀，第敲剥而来，泥沙而去。以故一旦罢职，则又依然故我。纵稍有所蓄，然作津门寓公，为日不少，一切度支，悉予取而予求之，又安得历久不竭？即有时于二三知己，寄迹花丛，逢场作乐，而彼其之子，曾无鲜衣怒马，以壮观瞻，更乏珠玉珍宝，以饜所欲。况近顷姊妹花群，重金钱而轻爱情，世安有梁红玉其人，独具只眼，识英雄于贫困之际，而甘于委身相事哉？故吾谓袁氏第三妾何氏，决非北里人物也。然其遇合及私奔之事实，则固艳腻而有趣味。吾今泚笔记之，想亦为阅者诸君所乐闻乎？先是，袁氏在高丽，因触某当道之忌，（兹事始末已详载余前著之《袁世凯轶事》中矣，兹不复赘叙）解职归国，以候补员资格在直隶听鼓。尔时直督李合肥，因惑于先人之言，誓不予以差遣委用。袁羁滞天津，侘傺无聊，窘迫不可言喻。所幸有旧雨王英楷，赆续饮助，尚未以寄窘之真相示人。王英楷盖奉天之富家儿，亦直隶之候补道员也。与袁谊属同寅，且具知人卓识，一见袁，即倾心缔交，其赏识能在牝牡骊黄之外者。故袁恃之为外府。久之，负王值盛巨。王虽未执券追



呼，而在袁氏一方面，即有不时之需，亦赧颜向王再事称贷，乃面要藩司周馥，为己介绍，但得一枝寄托，有噉饭地，于愿斯足。周颺之，而一时无相当位置，因迟迟未有以报命。袁促之急，周不得已，邀袁权下榻于其署中，以待时机，且月给墨银四十员，以资用度。袁欣然承诺。及居周署，自昕至夕，无所事事，又不耐闲散，常向市中小步，藉抒闷损。一日适遇同里乡人某，因假酒肆小饮，互道近况。乡人自言：去岁东津门设一小市廛于某处，迩来营业，颇有盈馀，并邀袁暇时过从，聊叙班荆谊。袁诺而归。自是数至某肆，除絮谈外，辄作叶子戏消遣，日以为常。某之肆侧有何甲者。苏产也，因与某比邻而居，遂相稔，且藉以与袁接洽。何素有刘盘龙之癖者，悉袁善手谈，因邀至其家共博。何室中无多人，惟其妇及女，女名阿桂，尤物也。袁一见心辄好之，于是每日藉赌为介，不莅某而莅何矣！何乘间于某前，询及袁之阔阅，始知其曾为驻节高丽之大使，不无稍存势利之见，乃与袁加意密迩。袁本挟有绝大之希望而来，正合心意，遂无日不造何氏之庐。有时杯酒纵谈，其乐无艺。当酒酣耳热之余，袁辄话当年在朝鲜往事，津津不倦。至得意处，则铺张而粉饰之，耸人听闻。而何之妇女，以为此数见之嘉客，亦弗引以避嫌，咸出而亲聆伟论，啧啧称羨不止。何女则尤倾心注意焉。盖女既睹袁氏丰采，又闻其经过事迹，知彼决非池中物，他日必有雄飞宇宙之一日也。由此，每届袁至，出入亦不回避，甚或间与袁语，相亲相近，渐致形迹不拘，积久遂入港焉。其父虽知之，然以既蒙贵人青眼，小妮子幸福不浅，彼人脱一朝发迹，则老夫妇半生衣食资，胥惟彼是赖。袁是以得唯所欲为也。初，何甲向经商